

校正評註
大字言
王鳳洲
袁了凡
網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65年秋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三十三

元 四明 陳桎 通鑑 明

趙

袁

編纂

明 瀉安 商輅 綱目 後學 琅

王

●南宋紀●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崩壽八十一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感於奸臣秦檜等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為之相張

韓劉岳為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耻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數天左袒

鑑丁未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

城中火光屬天藝祖興王之地

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轡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諸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

問周漢宗室分封于宇內
唐宋則聚居
于京師其利
害可得聞歟

問漢唐宋分
封利害何如

善得天者得
于民善得民
者以其仁

高宗用非其
人

宋朝獨享母
后之福

祖宗修身齊
家之效

邦昌人臣稱帝
傳逆顯然雖以

畏禍自歸豈得
原情廢法乃潛

善輩心存左袒
竟以金人所脅

曲為解釋而高
宗亦復以異時

金人有詞為懼
非惟不聲罪加

非惟不聲罪加

簾

按鶴林玉露羅景論曰建炎之詔事
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劉永新

康王前嘗為質於金營而宋史姚平仲劫金營疑
其非親王且嘗與數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

因劫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並
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盤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
統又不幸而統絕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邑故朱溫入洛而德王等九人一日
同沉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於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還
卒見屠於完顏毫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
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不以此為
永鑑乎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寧之日
少其不仁也民怨之其仁也民忍之其怨之也足以亡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
而已矣善得民者
以其仁而已矣

綱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
人則其初政蓋可見矣

丁南湖

評

南宋奸臣列傳以潛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附於潛善之名下蓋以潛善主惡也予獨恨其金人
入寇二奸匿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此所以為奸之首也奈何高宗始終誤愛卒使二奸之保全也噫

綱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

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劉時舉

前世嘗罹母后之禍而我朝高曾
向孟諸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

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炎興之
運此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

綱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今安慶府

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詔邦昌

綱

如彥博故事又加大傅

周德恭

邦昌僭逆法當誅討謬加王爵果何以服天下

平高宗謀國垂刺至此雖欲恢復其可得哉

綱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

先是綱再貶甯江

今江州

金兵復至淵

錄轉位以三公
尊之王爵刑賞

倒置皆由怯懦
而成以致頹岐

論奏公然請視
金人所喜怒以

為熱陟高宗不
過以己躬諷諭

而不能示之顯
罰其來譽為妄

無振作有為之
意已可概見矣

徽欽兩朝一切
委靡不振馴致

于亡李綱欲悉
按圍城中不能

執節之罪非惟
申嚴臣子大防

且藉此可以飭
憲紀而佐維新

之治呂好問詭
辭沮止不過以

曾受偽職其為
自免地耳視從

逆為無關輕重
且倡為難舍

垢之言峻法滋

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

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

故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

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

宗願陛下以為法書法而宗時李綱為羣小所沮抑故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于亡滅高宗即位即召李綱

人君者奚可不謹于任用乎○王敬所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邦昌不能棄時正其僭立之罪再容奸黨不清

哲之勤也依違不斷使金人測其淺深僅得一李綱輒以廢其用餌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最固胡銓目為小朝廷其端兆於此矣悲夫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社

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

艱難正宜含垢繩以正法懼者眾矣綱乃止好問雖賢常受邦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己之說耳君子真可不慎終於始哉

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耿南仲等於遠州

鑑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章淳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慮元

祐之人復用至誣以○劉時舉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之治元祐為盛母

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廢立之罪謗及宣仁○劉時舉后之賢宣仁為最當熙豐小人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禍不

懼之說則是怙終矣過其心更不容誅矣
婁室見於金史列傳而宋史乃作婁宿二史成於一人之手不能彼此互異至續綱目他處皆從金史作室惟此仍依宋史更不免前後參差按字文應昭大金國志亦作室慈昭金人其稱名自為可據而昔人編校之疏亦概可知因考覈以訂其舛中興良弼張所列于方台鄧寇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俱不屈而死

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靖康中所以獵書冒圖募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遂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張時泰

抑觀張所所陳遠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識見高遠自李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良弼也列於方叔召虎鄧寇夫何愧哉惜乎高宗志于苟安反罪所

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
迹周宣光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李綱忠義智

李綱十事

問李綱以十

事進高宗自

比姚崇議者

以綱為宋璟

之流非崇所

及果何見歟

李綱自比姚

崇

邦昌叛宋之罪

高宗甯獨不知

乃聞李綱討賊

鑑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

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

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事謂中國之禦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

候吾政事修士氣振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鄰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然後可議大舉也二曰議巡幸

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五曰議偽命謂國家遭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六曰

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情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

之子中書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大連功效茂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則朝廷尊

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張時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

宋璟為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操乃知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幾濶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為奸佞所阻觀此則知其事難於環多矣

鑑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

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

勸進大位遂不
勞而定高宗非
惟不較其僭逆
之迹且陰德其
擁戴之功則其
終從寬放特因
李綱執持大義
知公論所在不
得已而行之耳
他日邦昌既誅
旋即官其親屬
雖藉以悅金而
其隱曲亦從可
見甚可悲也

李綱氣直

李霍從容就
死節義風化
所闢

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也。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貶邦昌安置潭州。併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音堅莫儔李覲等。（奏）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驍諫。弗聽。公欲殺盾。盾奔。未出晉境。盾弟穿弑靈公。而迎盾。盾復國。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賊。亂非子而誰。

鑑 贈劉韜為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為觀文殿學士。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

給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周德

恭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固非等閒比也至是書贈其官訪其名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死節之烈為後勸也○許浩李

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甫為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侯也乃惑于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

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

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消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將帥以任

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

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

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

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

郡皆為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撫慰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

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以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

以李綱兼御營使

李綱經理規模

兩河國之屏蔽

河北河東救令

久已不及一旦

德音偏布人情

自應翕然謂因

此而聞有奏捷

及金兵引去則

不免粉飾之太

高宗從李綱言廣示德意未幾而宗澤復以刑部指揮不得騰播救文于河陝為言已自相矛盾

盾可見紀載之不足盡信矣
傳亮習古兵法
傳亮可為大將
宗澤留守之計

今日正當枕戈嘗膽
奉表通問兩宮

唐入澤潞遺意

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全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薦之。用之。綱又立團結之法。使軍民互相應援。呂東萊嗚呼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輿輿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綱皇子勇生大赦。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綱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

綱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晉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後勾踐反國。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雱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張愬官樞府首
尾一年所與同
列者黃潛善汪
伯彥諸奸皆欲
深鋤異己愬苟

少以名節自持
則議論之間必
當力見齟齬乃

周旋既久未嘗
失歡則平日之
依違固位已可

概見且因劉豫
委曲情誼上薦

于朝遂致偽齊
悖逆之漸亦不

免於植黨樹私
史稱其諂諂有

大臣風節誠何
謂耶

呂好問受賢
者之責

叔夜義不食
粟

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

以張愬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愬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

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愬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月得緡錢

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

用愬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

聯以什五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

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

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呂好問罷知宣州○侍御史王賁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

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賁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

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慚力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初臣若閉門潔

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賁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淵聖皇帝渡白溝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度既北

叔夜孤軍入衛

叔夜始終無憾

擬宋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緩復非澤不可以宗澤為
東京留守
宗澤單騎降賊
今日乃立功之秋

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桌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

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丁南湖

道君節義之臣惟張叔夜其最乎忤蔡京則直氣之素定平宋江則戰功之素立茲與金力戰

不克而從其君以死不亦死之當乎宋史不以忠義之為魁顧以孫傳鼎昌之流而並立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呂氏中

金再犯關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

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境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鑑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

唱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請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

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已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

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

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

尹闕李綱言緩復舊物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

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既

至捕誅盜賊撫巡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兵七
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

宗澤奇飛
岳飛將材

宗澤忠義凜然
屢戰克捷奉命
留守東京賴以
保全前後而所
陳諸疏正論侃
侃亦皆廢于忠
愛實為宋室純
臣且能拔岳飛
于刑罪之中遂
成中興名將其
明識尤有過人
者

房瑄陳濤斜之
敗悞在用車轍
宗時邢恕蔡京
輩不知覆轍是

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

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

降之。上言請帝還京。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

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召集之兵。又據

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北河

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

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

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名屬河南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

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

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有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飛由此知名。○張時泰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奸佞之潛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

報者何耶。蓋高宗素怯懦者也。惟其怯懦之志。素與黃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則正之謀。則方底而圖。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說召虎。鄧取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於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兵

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用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

懲復建兵車之議差運勞擾大為民患宗澤風號知兵李綱達于事理何以亦有此舉雖其制用人推引與瑄之仿古法騁駕者稍異然迂緩繁重馳突之捷不如騎兵刺擊之便不如步卒即盡其用亦止宜于守而不利于攻且當日徒有創造之煩未聞一收其效史謂渡江後沮如險溢之地車無所施尚以細之法不及竟用為惜豈知即用于中原亦適以示弱而不能制勝書生怯懦拘墟徒以捍敵為足恃而昧于當勇制勝之方真不

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招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臣**造戰車於東西路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鑑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統領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晉人曳柴以敗荊莫敖楚人採樵以敗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案

按左傳晉欒枝將敗楚軍使衆曳柴揚塵詐為衆定楚師馳而逐之敗績。楚代絞莫敖令人採樵以誘絞人絞人出獲采樵者三十人明日

絞人爭出楚人伏諸山下而大敗之

綱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傳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綱**以

許翰為尚書右丞○**綱**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綱**齊愈附于黃潛善

汪伯彥上疏言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

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鑑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

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

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

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

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

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

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

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

邦昌僭偽之議因齊愈書名而定其罪固無可寬然視王時雍吳升其信范瑗之甘心從逆者情稍有間前此既已漏網即欲追論其事亦當與時雍輩一律處分乃李綱惡其妄言時政遽爾重翻舊案置之極刑實不免為私意所累且巨憝尚且投荒附從反行棄市輕重失倫他日張浚劾奏據為口實不得謂非綱之自取也

都。可以遣救援。整議駐蹕。車駕所止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

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

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

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錫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

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綱元祐太后如揚州。○**綱**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

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王荊石。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

州其失甚於平王。蓋周有狄難。非社稷存亡之寇。而東西周尚並建。非若今日一舉足則舉淮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國之老將漸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永謝。高宗以閭閻文墨之資。重以奸儒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嘗謂宋之紹聖復章。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實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

綱曹勲以太上皇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勲曰。我夢四日並出。

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于臂。親書其

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勲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

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勲曰。幸為我白

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勲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勲

出御衣親書其領

曹勲問闕冒險

遠致手書高宗

苟篤念親。開自

當酬以爵賞。留

之左右。以備詳

詢。即其建議。由

海道迎還事。雖

難行。而言實無

罪。何執政必欲

置之外地。高宗

亦且崇之如遺
乎茲奉迎之說
本非其所樂聞
輒首陳正論而
擯斥隨之其隱
微於是不可掩
也

恭儉足國用

傳亮奉命經制
不知勸眾遠征
使爾道遠曠日
已不得謂之盡
心王事不過畏
懼金兵不敢輕
進藉言持重耳
如此怯懦之人
奚堪復膺重寄
李綱特以己所
薦用曲為迴護
忿色力爭則不
免因私廢公矣
後此永興淪陷
亮首先奪門出

因建議募死士入至金東境奉 upper 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勲於外

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常侍帝論

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則至播遷何也綱

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

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名從之

罷河東經制使司詔副使

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

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

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

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哉願陛下

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

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禍患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

降網暗於知人
其能無悔於心
乎

李綱以修政
攘夷為已任

李綱入方成

朝廷
魏公深可惜

殺陳東歐陽
澈陳東疏請

帝征

歐陽澈伏闕

上書

手書區處家

事

字畫如平時

冠帶出別同

邸

陳東初未識

綱

綱殺宋齊愈乃浚之
所厚浚且潛善客也
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畫

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李燾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狀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

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
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河東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西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

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
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胡新安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為汪黃所議○丘瓊

山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也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當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茲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萌諸心況敢出諸口耶然則為綱計奈何毀形泣血披肝瀝

瞻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身預其間為之委曲
編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鑑殺前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

留綱而罷汪伯彥黃潛善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

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

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

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

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吾

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

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